

詩通

詩通自序

經旨爲句說所淆多矣猶不能淆毛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之或正言之或詭言之或反覆言之或參差言之總言人情所欲言而又以韻爲體章各分韻韻叶成章依咏

諧聲情指自見非若他經專説道理使後人之窮深極微以求合者也紫陽氏説詩亦重叶韻説道理處絶少故所集詩註比他經集註特長且微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故變風判淫之詩槩認爲淫變雅

逕箋之訓即判為箋耳要至卷二止在詩稍而於詞義無礙係文衍義原是舉業家讀而詩義兼欲以其聲韵庋為筆下之韵合詞義安所求之與少從先子受詩以是口傳先兄則畧標文指於書頭令予更將朱傳尋繹

無從見所謂講說也己丑始從錢氏擊得一二種畧處則畧繁即太繁裏以勝見附於先兄所標之後於考證猶寥寥耳後見晉陵徐氏翼說乃思涉獵序傳箋疏摘其僻者筆之書偶有會及有聞於交人皆筆之也如商

周書之隱於雅頌先國之通於風三禮之通於祭祀燕饗者隨閱隨記積之數年書頭塗誰殆盡無非期擬管時微存根據不致紕繆畢露而已溲先錯雜未遑論也壬子北征付兒曹分錄以當工課稍有倫次遂爲書肆

物色因予告以果欲究未須爲伊整頓一番而止依沐之辰擬依紫陽分章小註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䟽爲證而逐者次乃錄紫陽總註証以小序最後乃綴以家庭所聞與管窺所見合而成編使讀者一開卷而專門

訓詁與大儒把柄了了在目參觀並
證於經學不無少裨而俗緣覊之未
休追蓼莪既廢心緒愁然不堪作此
瑣細工夫無以謝肆中人聽乎持初
稿去總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闡中四
義作計層耆甚遂取資甚便如予向

之粗加料理間有筆記即已是迂是
愚矧更形多乎哉風雅未淪淵博代有
揚花綉正何患無人貽議乎於是如法
戊午夏日海虞陸紀熙羽明甫書於
用拙齋寓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纂輯男 休徵 明徵 編録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已之詞蓋平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君子具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人向何處去求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

無可指寫有托也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淺人說詩認定采得而要既得而樂則淑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要從何生况大邦有子文定吉祥其衆已非一日亦何事憑虛勞此寤寐爲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關關睢鳩一句已起淑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句而洲字與逑字頗叶窈窕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不可重添出貞静又屬窈窕源頭矣幽者深邃之反閒者輕躁之反不可指爲德亦不宜直指爲容大約就容儀動靜閒豫寫其德性若此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頂着窈窕總之女

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認得女字。則知太姒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面目。自知逑爲配匹爲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内治等語、與窈窕好逑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淑字。逑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

荇菜柔順芳潔、可薦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荇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揔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服與服膺義同、轉之甾者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聯頂寤寐思服、趕下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挽下、以形起既得之喜、

○左右采芼無所不用其采與芼也故亦曰無方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此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有旋繞綢順意則云親愛鐘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則云娛此不分淺深亦彌所謂尊奉無已只是心上讙忻湧躍不能自已而如此疊咏耳

葛覃

此詩說者多以治葛為主尋味語脈却以爲將歸寧而追叙葛之生成與治之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爲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之悶情則殊覺其成爲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脈而諸

矣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葛反似太難而帶上聯牽強
似發現且幾于自誇孝敬矣
黃鳥飛鳴只聞喈喈點綴葛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勸女工也
思也。註中鳴于其上亦不必泥是則二句正所謂閑說其
勞。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刈濩一絲一縷
背親為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如三條之類看形 亦
艱是須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非就浣濯時言也註意不須
入講大約勤勞愛惜意思俱在言外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歸
寧告也。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私衣礼衣不必是葛

害澣害否單承礼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
汙此可詞與楚詞蹇與羌一例、不必認是暴襪其工、無取過
飾、註、中且同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將字宜玩、末要
際收幸詩葛成意思、

卷耳 十

釆物登高飲、酒鬆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為主、賓彼周行、賓
釆釆者于不釆、止、中間二永字有意蓋君子亦安能不思、只
要稍稍寬懷耳、姑字亦有深味焉、是駕車者僕是將車者、
云何吁矣、言我當人如之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捨來上
三章只是一意層層言之○首章不是已釆物方嗟懷人

淺三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以解憂為懷人在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興緒耳意言在外

樛木

三章總以卑順受益為興樂只即指遠下之德言脉〻在裏妾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武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纍是纍于其上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綏縈相似荒是徧覆將有陰扶默助意與徧覆相似縈是旋繞之周成有萬福完聚于躬無有缺陷意與盤旋相似通篇意無淺深而層疊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螽斯

此詩總是嘆和氣之致福而屢疊言之說螽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點正意說〻群聚之和也既化而群飛則和聞于聲故曰薨〻既飛而斂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揖〻子孫是已総事故曰宜振〻以壯盛言繩〻以生育不絶言蟄蟄以盤聚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章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桃夭

桃之夭〻便含着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他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兔罝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罝兎武夫之才。曾虛寫
美之耳。註中雖字猶字俱贅、罝兎即如莘野之耕。渭瀆之
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爲名世。處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
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丁干城、止韻叶、中林
腹心、便相關矣、莵罝不一其處。與干城好述腹心。不可一
端窺測亦復相應。參滑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即
是。好仇腹。心
肅肅是網罟綱舉目張之象、杙謂之椓、椓椓入地、張罝其
上也、赳赳非贊詞、只大槩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椎
彝少文公侯二字亦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猶無奇

耳公侯何等謀猷蘊藉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說壯猷碩抱足以折衝禦侮說扞外衛內一串看訖不應作匹偶說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腹心是情投意契足任公侯心膂之托非即是同心同德亦非止謀猷相合也好述腹心総既才字不得

芣苢

小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下亂離兵役不息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illegible][illegible]子知此方見芣苢之采非無為而相樂亦有根除

却平々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果有擬將袺襭、逐字緊頂直下。掇者拾其穗。捋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袺襭須想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溢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嗟歎意思。通重在不可求上。與以喬木起興。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其不可犯也。詩中端莊靜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就游女身上。令人望而知敬。說吾總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着漢廣江永。不為泳之方之者說。

泳以絶流橫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刈楚有愛其翹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是預擬之詞，從來將秣馬作顯爲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迴覆雖工，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爲服御良光景。而不可妄求意在其中矣。

平平看此詩，則不可求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二章遂言之子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言士誘之不同。秣馬是于歸時實事，說詩者只爲欲見被化，强爲秣馬之說。看詩人語却失巧。不知即如此看，其被化亦可想見。

汝墳

此詩由盡久役物睹其、慰藉情况。註中追賦。只指前章
言、道章亦不専重父母犹延。此想是歇。解積勞之源情耳。
○代像杖條隸、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訓大陵、蓋防此
槃水、其狀如墳也、愚訓饑意、參小弁訓思兩義方備、蓋人
饑而思食、其意愁然、思君子之切。如重饑而思食也、使有
怨遊、素意。棄不是拋撒。歐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
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遞慰君子、
取前紡魚、見君子勞力之狠、赬尾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
之別、覺顏色有大異去時者、如燬就使事不息言、父母本
惠鮮懷保訛、犹延即有怙、有恃、可嘗、可依、意蓋民望仁君

在上、近間近也。遠亦近也。不作他說、亦不須說到思家處。是慰以身雖已瘁役，雖尚繁，猶有父母可恃賴耳。

麟趾

全詩以規諫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截話頭、只重在以麟趾定角、只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詩于家庭、便是于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美其周于麟也、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頌、斯以只王。須說得渾融、

鵲巢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興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

總字。而其實有此盛禮者、則總也。君之謂始來攝之、方是
君之定、盈是君之滿、詩本以揚言、註言衆媵姪娣之多、則
以詩之窮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無送迎、而成
于歸之禮言、見得無贖儀無缺與、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
兩雖是車、而儀從供載于車上、故註又補出娣姪以貼與
意、韋旨却不重此

采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含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僮僮祁
祁上見得。總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之意。祭統云、君純

君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祭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宮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爲立言之序。

于以采蘩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緊相呼應，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蘩似艾，秋香美，可生食，洲水崖，沼池之曲者，沚即池中之沚，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爾雅曰，小洲曰沚。公侯祭祀之事，不止薦豆，而蘩則于此用之，

按之二句各一章，說下言如此，其悚然

乃夙夜在公以

爲業也，祁〻亦然，只重僮〻，祁〻，夙夜旋歸，不須多說，僮僮者，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祁〻者，行有節而被無意處之意也，俱要照與公侯之致相協，意昧晦未分爲夜，天光向晨爲夙，是一時事，非自夙而夜也，凡祭必晦入晨出，家禮所謂質明行事，

、草蟲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亦。見者，見其顏色，覯則有接遇審週意矣，忡〻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深相叶應，惙〻而說，傷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議之

詞則字乾重必既見既覯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如何不憂乎陟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甚真平也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

采蘋

此詩以有齊一句創耕上三章采而盛ゝ而湘是補序筐莒錡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膳羞整飭即此意也大宗大夫之始祖並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郡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爲奥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奠是陳設此處齋尸之處須奠字來

甘棠

此詩爲思召伯之德而能不道出思德字弄變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斧斬曰伐手折曰敗低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淺愈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純是不忍意足上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愛戀就只是循行時偶息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行露

全詩總是女子自述其守禮遠嫌之志不必認作絕人語下章亦非是惡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肆其貪淫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須以禮自防即人以非禮誣我亦只是以禮自守行露夙夜俱是寓言速獄速訟亦未然事合而觀之則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柰我之不出何也

○夙夜只是清早不必分夙與夜非謂二字不是說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誣猶云那個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張

暴之速入于獄。豈待有家哉。角乃鹿嘴尖也。牙為壯齒。是齒之大者。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雀諸物。鼠貪物。故取為强暴之興無家速獄。蓋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絶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絲縫裘。因以為飾。委蛇義取委曲和婉。與逶迤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容止直則在委紽上一會。蓋惟其正直方能從容自得

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宜、神氣自著、然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革者毛盡而革存也、緎者革敝而緎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緎見、亦是一證、

殷其靁

序曰、殷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殷殷、輕靁不動聲也、靁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違字、殷殷照莫敢或遑、此反興也、行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學、下振振二

守有許多、思想深意、畢竟是朱子代婦人周旋話意、恐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標梅

此詩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之轉切耳。標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桃夭已過時也、其作熟梅看、傾筐墜之、亦是遑遽意想如此、未必遂是實事。求我、重在以禮上、迨言迨今、皆是行婚聘之禮。謂則姑先定約、倍俟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庶是未定之詞、吉是如禮義之人、迨有遑遑恐晚之意、正其規規自

守之深慮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諸中絶不露夫人之不妒與己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遺破便無蘊藉。即說命亦須得心和氣平之象。着少識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貼然尊奉。毫無牽強意思后為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與于星。以稱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肖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

夫人專夕之進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昴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昴二宿與衾裯二物亦有取義蒙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雖本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纔始與其御進雖值后之不在而其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夕也見星往還仍是通宵但進乎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齋潔濯遊慎自衣服以及蒸晨進則承恩寵于貫魚掌即叙于燕寢退則候雞鳴奏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為之比女君多如許歟慎勤勞抱衾與裯即掌御叙于燕寢事也

余裯是君所寢夫被女御或抱衾或抱裯以進于君是其職分但使侍女君之妬忌則難欲循其分以效其勞亦不得矣豈爲可卑

江有沱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慶幸之意三不我處辭氣和平與各止三句江決疑于長往而到末猶然漠入江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岐則諸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深總見不能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也條廢嫡歎皆是廢行時遥想正嫡如此于禮未安設悔幸與禮合設處未安則憤設嘯已合則樂設歌嫡歎一順說倒查

在醜○諸侯之娣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麕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看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摽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興意言不潔之物尚以茅包况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顧以非禮誘之乎次章以三句與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依註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交點染意思以樸樕藉死麕而束以白茅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便起

下意舒而脫脫、非教他以禮來。分明教他莫來。猶云爾且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帨、是不得近身、無使尨吠、是不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據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何彼穠矣

此詩要會詩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觀贊嘆光景。不挨貴執婦道等語、此際具無用處。卻須倒從平王之孫一句認出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雝是文王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

歌且和說鼓為關雎。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此人所乘之車也。不驕是肅雝前一層話。執婦道是雍肅落一層話。下將平王二句反覆咏嘆、亦不必泥着婦道說。只為前一乘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孫配何等合。故興意再贊歎問。俱有咨嗟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三候二字。末章却要輕此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歎仁心之自然。凡至仁無心。群

生底顯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所之、如彼為茂為肥、自莽自蕃、而我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推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餘恩、益贅矣。下吁嗟、亦不用轉。

葭、浮草、蓬、陸草、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得五豝、

柏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衹有二句、是一堅貞孤惸矣、其所依因此備受侵陵、只有隱憂而已。此章亦原是汎流情景、歷石匪席、不離柏舟意義、惜上二章、正是隱憂

中若趣不得不明明說出也。
前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耿耿四句一氣直下憂而
曰隱有未易語人意術大全云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
作于憂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本是隱憂而加一
如字使愴更深。
不可以茹只寬寬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瞎引起下章
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據之理忽而見憫原無
故踈棄之情猶可稍紓耳怒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
如兄弟說壞。
不可轉是安貞不屈撓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意全篇

為留全備而從容中體為閑習兼二意緩是棣棣將六語是展轉求自己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己也與上節互鑒相應。

虛心悄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儼然相待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慍遏我反若得過于彼者然由此媒糵中傷是謂覯閔由此而褻慢侵陵是謂受侮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此豈情所能堪所以思之而耕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耻究苦根因一齊根到心頭之意繞寤便耕其心自怨自艾也

追訓更直是更駁不止更代日月非真迭而微待以已

意欲說言之、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由之狀、鞋中煩冤、是心煩而易屈、憒眊、心皇惑而亂也、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爲一決絕之想、非幾不可去而安之也、然如匪句自得其解、○按小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詩、

綠衣

此詩比栢舟幅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之道、看以來、裏比幽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尊卑之失序。心憂、不須推其流禍、觀下兩章只思處變、則憂亦驟頂各

筆上文遇變難處為是幽微、是安置娶妾之意、既已幽微。勢必至妾居其上、不必拘夫所益甚、況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責于各得其所居之道耳。求得作者綻約至意、綠非為絲、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發之、此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設只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締綌、益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根妻之見發來。益嫉妒由此而生。未免屢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屢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後世古人。根已之過時來。盡自描冷淡光景、原無爭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我

俾字與實字還相呼應。下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景。

燕燕

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弒也。歸

極苦矣。而送其歸者。直際同之。危疑方迫。悲人亦還自悲。

此豈尋常臨歧。但步步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

言瞻望弗及。意皆難闡。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

之思。消尾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著思仲氏之賢耳。

○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

燕。狀影着已與媯相依光景。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

也、頡頏、飛相上下也、上下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若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注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臨歧路岐情景。實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婦妻相與上。單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慎所從出。終字亦認。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

夫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旨故最可念

日月

此詩重不見答意以定字爲骨定正與回感反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闇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末二句俱有其辛一倍意不古處即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象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顧眷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類然皆以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沒好說話耳畜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蓋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

此詩說風霾曀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体不同須体會不敢斥言口氣看言狂暴只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餘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後蔽愈深意矣。顧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詩浪笑敖之歡而已。霾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倒過是狂又似來過只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毋寧焉得癡態瞬肯勿泥註

但、又、有、三字、

在藏暫開在不旋日内消斂、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憂然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疾、不須帶風霧說、願言則嚏、猶甘心有疾之謂、

曀々以喻惑、惑々以喻狂、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々之陰、陰々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比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解也。

擊鼓

道詩皆危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為主、首二句側下發聲鏜然、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

如此士國二句不重役使不務只言彼雖勞苦而無幹鎬之憂見己之尤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乎則謂兵凶器戰危事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露何妨就此揣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節失神矣

次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備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怨故合二國之兵與之伐鄭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圍鄭又止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

居坐所安也處行所止也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伍中常居

當處之所。與夜爲分 三項咏三叠实皆、有、聊、且、之、意、蒙上
憂心來、所謂無關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遐。曆。只。疊疊說下。
契、合也。濶離也、死生合離、便不忘棄、是約、誓渾成語不必
爲下文不言死生苦苦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情
繾。綣。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伸亦原說不我活脫下須頓
其憂危之神。

凱風

此詩之不顯親惡、人背微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
孝子之心、

首章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說幼時說

次章以母子應凱風棘薪故爲與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風美而材不長也以與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賢悅無令人猶云無一克育子也且多寡不能養親悅親意母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又不能悅故下二章兩言有子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母氏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劬勞不同末章美字全是自怨艾意

雄雉

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暑懷首言阻隔只是遠行
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悠悠我思俱含恐其不能自暑寫
直至知德而藏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
寬耳註從役該得廣不止註從軍
自貽伊阻以君子急于公義盡瘁事國說自貽二字就有
味展矣二句聯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耳
根上伊阻含下保身瞻彼日月二句是言己之思隨月月
之往來而俱長瞻字繫闊思字並眼見日月之升而沉沉
而復升明而晦晦而復明而不見君子以際千端萬緒奔
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悠悠不止思從役之久遠

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不知德行、猶云這箇好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忮不求、正所謂德行、此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役為爭功爭能之地、尤宜曉此。明明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善此要之林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匏有苦葉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止托喻立案、後言古禮不可悖、非類不可淫、總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禮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淫者矣。識刺意在言外。

匏有苦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嚴也、凡匏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船、此時豈得爲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深則厲、深字不對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處。水自帶以上至腰曰厲、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裹衣裡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

濟盈喻溢欲之溢、雉鳴、喻春心之動、欲勝則必害理、而今曰無害、候春則當求偶、而從非其偶、總見其無復顧忌。畫友人遵之常而已、不必將禮義不度、非偶相從分屬男女

○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婚際。旭日之始升而真雁。此是納采請期常禮。求之未泮。尚未是歸妻時。而預先行此。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如字迨字。照相呼應。註納采用鴈。謂請期在內。以納采爲六禮之始也。此納采請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從。若不待以禮而以媒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招而漫從舟子之招矣。莫可武。須字宋有味。○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谷風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言夫婦之常道。在

德不在色夫之棄舊憐新熏其色也而已之治家勤勞免于顛覆可謂德音之莫違者如此德而不一動其念故章末動以念已爲新新昏時則懊悔極矣首言夫婦宜和采其德而略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實承上說以陰以雨串看言陰而雨也黽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德音從貌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勤勞意莫違者不改其初也對顏色之遠說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送之則不復送之矣誰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爲比與平常比体異語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謂苦耳形容新昏之樂正以

形已之太苦。

涅以四句、正見夫爲顏色之衰弃棄德音之善、欲戒新昏者猶戀戀不忘其家之心也、我梁比閫中、我笱比閫中事、我躬二句、是毋逝轉語。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

治家恤隣、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爲主、恤隣從、是治家中事、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婺云匍匐救之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而盡力往救之、況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敦睦親也、如此解以于婦德更切、

昔育、即何有何無時事、恐字貫到顛覆、凡病者于危迫處
不濟己而用宴樂、宴則棄之、故曰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二句、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賊而實興也、項氏
云洸、水湧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
盛者為潰、洸潰是形容他暴戾剛狠氣象、詒肄非上治家
勤勞事、乃貴以分外難任之事、發欲徂其不及、以為難端
也。此自其將棄時說、來塈、來嫁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
到德。音豈可謂無如見如事情態。悽絕悲絕。

式微

微字微下中露泥中者、即後篇頭尾諫辭之意、胡不二字

是亦勵其君舉也、擇以與後主其微君之故、為君圖其後之、故、也、中露泥中、俱借字、不作喻說、

旄丘

此、詩、以康所、與同、為、本、旨、但先設疑寬解而使諷之、因總以切責耳、

葛始生、其節密、則漸闊、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驚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問、伏章何其久也、即是多日、而又須必有與也、幾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耐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

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蒙戎二字、亦可想見客

途之黄、靡所與同、謂我心則既悼危亡。又恐與殘。而總不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敢耳。豈真為有與有以哉。

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從有威靈氣略若此、流離、本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即燕〻鷯〻之意、充耳填也、瑣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不聞、豈深安然不救。猶有徼其來救意思。

簡兮

此詩開口說一箇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叠所以脫略形迹、不拘繩檢、只為當世不可入意。若遇西方明主。必不容戲微此事。矣、亦安得任其簡哉。

簡兮二字。高唱而下。振起前三章神態。不必粘定舞丁說。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日方中而在公之前處上處。已居然是一舞人。〻亦無不屬目矣。

俁〻就形體魁梧。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倚重在如虎一邊。萬舞直其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處。有力二句一連說。言出其勇力以執轡。而操控無不如意也。

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儀容。皆舞中事。赫如渥赭。以技藝詩還無所愧怍。而見于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之。然必錫之于君。故曰公言錫爵。

誰之思二句。從公言錫爵落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

方之美人此是何意欲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駘宕處振之術不專寫其遠也西方以地言而時則在其中碩人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多少感慨

泉水

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末章尚是有懷于衛神猶未嘗絕望

首章亦字聊字俱堪尋味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不瑕有害究是謀度之詞

千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亦是衛地、隋志、邢州内丘縣有千山言山、在周為邢國、賦泉水者、當是邢矦夫人、脂牽平看、載脂、是先以脂塗牽載、牽是楗牽在車上、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據詩所乘、不瑕、是渠無二字口氣、末章出遊、是歸寧寓言、與我思字照扰着、茲字當虚字看、註中安得二字宜玩、

北門

北門、斷係亂之朝、係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出門與嘆、不必出正意、窶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是下章室人莫知指、上人說、艱頂窶貧看、已焉哉、言固不見知

于人亦絲堅于人矣。謂之何哉、猶云不消說詩、適我者到我身上之謂、埤益、韜積叢集意、我我者獨我身上、不復顧恤也、須知此等王事政事、必瑣細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雖是使其氣不得伸、又甚于讁、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皆凄慘之象、狐烏喻不祥之徵、風疾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雪霏霏而密、則不止于雱、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狐烏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人行毆之類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烏也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耳前耳却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央耳

彤管者筆與針皆有管彤則管之色也毛傳以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新臺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謂非所求泚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籧篨戚施非宣公真有此疾只因人惡之而以惡

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不成人形。不鮮、猶言豈不鮮也、是少有的人、

乘舟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故為憂疑之意、

柏舟

柏舟不亂堅緻、只取有定在之意、而託借之以猜指共伯、髮、剪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邊、不忘生育之恩也、丈死脫左、毋此梳右、特有孤特之義、而副丕者藐藐之胥亂也、語意比前愈迫、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其弟即武公、和、

牆有茨

中冓、是閨內隱奧之處。上淫曰烝、下淫曰報

偕老

通詩、以不淑二字、爲主、開口下偕老二字。是詩人史筆。副、編他人髮作假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横于髻頭、珈、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作三珈一串狀、象服、即副笄珈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偕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鋪張盛服君尊氣象耳、

玼兮二句、言服鬒髮二句、言容鬒、玉瑱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宜姜言見與他人之翟不同揚訓上廣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為春山橫黛以此天與帝俱以神言見驚怪意猶今騷賦所謂眇〻忽〻若神仙之鬄髢也。翟是祭服展是禮服與上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清揚顏作三件綴累重在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寬和然味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采唐

沬即書妹邦紂之舊都

鶉奔

鶉與鵲奔〻鵲與鵲彊〻○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惠公即朔昭伯即頑宣公之長庶而朔之兄也

定中

定中一篇以營室為主而歸重秉心上蓋營建時不忘恤民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念地詳審纔營建了又慈比動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騋牝以驗富庶見得操心之故如此

究之四句文平而意實貫如云當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

以作室也、定星昏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揆之、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此升作楚宮時事、種植亦營建中所不可廢者、但其所樹必取可以充籩豆伐琴瑟、隱然關禮樂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此興、便是呆話、

望是望一國之勢、看適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之向背何似、故又用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蓋樹臬止正宮室方向、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降就下度言、非從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謂民之所資也、望

景觀卜正求後來好。故後來果然好。允臧隱々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即積叢來之人言、秉心。不是空々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也。分明說文公如此操心。所以能充後藩蕓、而却在收處輕々點出。此詩旨所以為妙。

蝃蝀

首戒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女子有行二句、言婚姻正始之禮也、註不顧冒行、正不顧此正。懷大無信二句、一直疊說、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失貞信之節。即昧天理之正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見爾雅翼儀指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及爲文既并看是謙抑退遜之意禮則舉全體而言

干旄

三章只一意率爲旌析不過大夫常儀爲見賢而所稱極遠其盛如此禮意之勤只就見賢上看不重在儀衛何以匹守猶勢曜顧慎矜翔不盡哉意畫事出創見極爲賢者

廣輿沃鞠不雜何義取乎衛之賢遇也
車後所建者為隼之旗，上聲予，以貫注旄，司詩曰緣者，蓋
旂之正幅為縿，斿則末垂者也。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
載夫竊之車，良馬以駕之。三之字，俱指干旄言。()漢制太
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書曰
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慶更儀
衛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載馳

序以此為許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歸唁其
兄，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望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以捄

于大邦二語證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實事。要大夫之來愁大夫之泪。俱非實情。不過曲寫其煩懣難堪遑迫無聊之意耳。言下却着歷〻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

歸唁內有控大邦以救國難真意。只未說出。詩作于廬漕時。故曰至漕。跋涉是來漕地道。不過水叢蔽悠〻之言至。俱是意中幻出虛景。

不遠者。此必依〻只係于斯也。而陡止一意。而層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深者善懷。方有含蓄。不必强定歸唁。況亦歸唁可見。下章所思亦獻善懷者難則少不更事。不識

人情牲則乾梅會是本遠袖憶迺養葙衍楓忍
跨途涉奏求是設言謁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棲
秋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送于見奏先々則為今年
夏尚未聞陳乎設壯府以欲棲大邪此是真情但非女子
事耳因揣云因某人達于某人也極猜大邪言百寵府君
只是多方為我尋主若致青遣人于最不悖而情得以達
者不必言請欲果有此意正中所懷何以云不如我所之
哉上云衆稚耳狂其詞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懇

洪典

典各止五句各既說雖有進威每發成就之別嶽章首五

見。詩力全在切磋琢磨。有此工夫。旨致成此德。惟德成。美與服稱得到末方說出耳。要個赫烜與末章下兩句、亦各說其德之發見處味實一番。非有識深也。竹內虛外剛、清勁無欲、有似心体、故取為興如切、是判析事理、一一看得分曉、磋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琢是遏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礲到光明瑩淨地位、不必分知、竹、瑟是端莊慎密意、側是可畏可象意、與大學說瑟僩不同、赫是氣象光盛意、喧是光輝發越揚之而愈揚意、有婁二句、只承上句說、終字猶云到底、不消沒世、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友弁縫中結

玉為飾前之恭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數以七亦不過常
飾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莫其聚飾即畏其德也
詩人口中無德稱字言下有瞻望羊儀肅然贊嘆之意
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
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着
下句德說切磋琢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較與軾皆車上
橫木較在軾之上致敬則俯而憑軾無事則但依較有自
如氣象猗重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真在重較也
戲是戲動謔是謔言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
既是自如了要即重較以寫之戲謔着一善字已有不虐

意了。下句只是上來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考槃

邁詩以寬字、邁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澗之旁有阿ゝ之旁有陸只是一處。考槃句不要看作寀實境界。寬邁軸。此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注此字、各就此三字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ゝ而又歌ゝ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邁從草從過。有草ゝ過得之意。軸訓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寡慮

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人情禮儀俱能世情易見者言意謂人歸咎感何至并此亦不曉待言外有疑怪咨嗟之味

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頎然而長衣錦褧衣之碩人其族類之貴如此邪周公之後諱近齊子爵其言俟者通稍也

倩正是笑之巧盼即是目之美

來嫁事輕還重在人情懽喜上四牡二句是馬翟茀是東朱字翟字要緊朱幩鑣人君之賁翟茀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之朝也末二句分明畫出羣朝洶洶為人主厭重大

總光景說出相覩却似呢
河水章畫末二句襯儀盛備即在士女姣好上看
哏
評味此詩其立言最有序怨是悔之兼及真可拒脆前文
若之失身曾聃柳柳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
私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責所無以難其事兆是卜之体卦
是筮之体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吁嗟鳩兮二句是興曰未
落隕然見有黃落可慮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三
歲食貧是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來只三歲相聚便見素
也貽後章疵使我怨可見不爽就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

総相背矣罔極二句繫氓上根耳數其過是通篇之主

罔極反覆無窮也淇則有岸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岸有

泮言事皆有到頭處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

刺淫泆也則非婦人自作

竹竿

竹竿釣淇是托言淇亦不遠又爲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泉

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

也、仍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躍然作自己出游之想、自恨不得與語游戲、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驚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於歸纔見其絕意也、

芄蘭

芄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枝、本不勝末、故以興童子之佩觿、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容乃容與之容、遂如直遂之遂、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較兮一例、亦有情也、不自知其無能意、甲是甲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妄為推崇言、方渾厚、

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見說苑

河廣

二章俱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

誰謂二字最可玩、一齊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曾不容刀、

朔言河之小不須強解容作用字、

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託言于舅、恐傷父之意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伯兮

為王前驅、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之役、即為王也、執殳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

周遊在衛之衆、故云之東、齊所以澤髮、沐所以滌首、是猶物象、造餘喜以膏沐勞齊師可証、膏滑也、滑內則訓漸米汁、願言、即甘心之意、

萱草食之忘憂、非取玩物適情也、其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須得、更有深情。

有狐

有狐獨行脩綏、夫憂其無裳、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

殺札無衣以憂之、從梁而渡、故可以褰以衣而涉曰厲、故必以帶束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爲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琚之寶比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説、不必另以正意講○小序、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此詩、

黍離

詩為閔宗室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睛指而已此是感慨寂深處二彼字有到處盡為禾黍之意行邁二句承上來亦須會與意而謂我指靡々情狀言也搖々即是心憂細味風指初未嘗嘆人莫識已意只言我知此情狀惟知者以為心憂爾不知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知此搖々心緒真是隱痛向何人訴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

小弁之次章曰踧々周道鞫為茂草著頭料有黍離之月

君子于役

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兩與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備至處。章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真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堪復有家中日常接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雞向晦棲之時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蹤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朱注依類性語法直下、最得、但不應作對物思人、思則思其歸、即無歸期亦思其現今所至、是同室至情自不能已者也。日之夕矣句會上起下、

不用不用、是往事、爲其有佑、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章無餘渴則後歸有期爲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拙也

君子陽陽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述陽陽陶陶喚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道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翁云其所以自滑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大夫東房西室作樂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由敖意輕、只是招己同樂、未向緊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說即掃興。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以戍申作主孔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恰像戍申即并甫許亦可恃以無怨故兼言之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從非共戲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中谷有蓷

以蓷之乾燥無潤興己之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蓷一名充蔚一名萑閭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

萎、脩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仳離是相弛棄、不淑、以凶荒爲不善事也、即艱難意、何嗟及矣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總作安命語。

兎爰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賞罰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爲、今刑爵本偽小人、而反加君子、則群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爲忠直既不容論於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禍之及已、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與意以綿々絡遠字相應、蓋綿々是長而不絕、如絡遠則不得長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實々依人之意、莫我有視之若無也、

采葛

彼采葛兮、彼采葛之人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つ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序曰采葛懼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如久別、

大車

此詩以畏字作主大車二句是即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氣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不須摘破政刑字面哼哼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或云留是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盈疇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以備考

此詩願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

緇衣

此詩專為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之愛所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不須泥定首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蓆字便躍然見愛之之意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說是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好有美盛意思蓆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旣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舘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爲卿士者授舘于王室粲是野人所自授、不足卿士之常祿玩敝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旣適舘而又思授粲、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舘。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將仲子

此詩、以畏字爲主、以懷字相形、無踰我里二句、順說、並做托之詞也、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小序以此詩刺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仲氏即指祭仲、于詩之詞義不類、姑存其說、

叔于田

此詩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巳狎暱、沾沾誇美之意、而段輕儇浮蕩意態、亦即于野美處見之美、遂以態度言、方有着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者、出耳、仁者、相周相恤、煦煦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矜控馳騁、力能使馬也、以其與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其私黨。而詩美如此。亦全爲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難也。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爲主。叅華歸重下四句。首二章。總是狩時事。凡道他好處。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爲不要折開。多才好勇者。火烈具擧。具揚具阜。所謂焚林而田也。執轡如組二句。是在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

非才不克傷汝項累虎哉、若田事則習似馮尚、豈肯以為非而祇之戒之、正愛之也、

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數二句、起善射意、磬者騁馬從貪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控者止馬待馭、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他良御、拔是矢尾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彇弓弰頭也、發倒也、弓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走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磬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后、兩驂不進而前、使有閑整氣象、馬行遲矢發希、納矢于箙、而釋其掤以

發之、肯則舉塗而歎之總見從容整暇、而得意可掬、不重在喜其無傷上、玩注亦寔、是從戒其傷女骨來詩意贊各開說、

清人

重責文公不善將將上、馬以駕車、矛以衛車馬既不用而曰疑懈不忍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翱翔逍遙、然將卒言之、左旋二句只舉將師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鄭惡其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禦之、後師潰高克奔陳、

羔裘

三章總是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舍命不渝安處于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渝矣義極精而包得渊、註言當生死之際、見非生死所閔可知、孔武有力、指豹飾言司直不奪指諫君、及糾國人之是非、乃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亦持直道之謂、彥以德言、光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故謂之彥

遵大路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寁二字、二章一意故前便是情好之

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雞鳴

此詩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從弋鳧調交際、將居常門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偷取偷德、便是大帽子語。雞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作想像、然擬其一時警惕光景、具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明星爛所謂曉星也、此句見因夫有所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翱翔有、急速爭時、意弋鳧與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為下文飲酒作計。弋言加之緊項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見

憂勤中樂處知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乃琴瑟亦有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莫不三字宜玩、御、以樽俎言、凡物在手曰御、安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淫矣。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〻、本、念、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順好、是我去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忍其殊澗。欲惡閒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拔以善施我欲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人。

有女同車

兩章美處、俱根上頦字來、翔翔、是車中衣服、迎風拉雜之狀、瓊琚、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愷悌之和厚、猶為美譽也、不忘、大而不渝也、于瓊琚見德之容、于特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齊大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刺之、看詩中孟姜、姜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

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子都子充、是古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非真以為狂與狡

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序亦以此爲刺忽之所美非美、

蘀兮

以葉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盖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我思與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

然特明其至之易耳○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之丰兮

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窮由懸生也、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志其所居而冀其來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依此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衿

青衿以青緣其領也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以青組綬帶之故曰青青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縱我二句有怨如責之意

序曰子衿刺學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揚之水

水力之微弱與我與女兩人之寡儔見不得更相棄意誅

女所歎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誰人多矣。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出其東門

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于己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匪我思存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如雲狀其綺服可觀如荼狀其輕白可愛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縞衣白色下茹藘則絳色之衣也聊樂者自樂也與娛則娛之同樂矣所字有自適之意

野有蔓草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曰賦而興。重相遇二字，適願以一人之欲言情感，以兩人之欲言。序以此爲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而思會之作。

洧

序以此爲刺淫之詩，玩詩格良是。二章俱以觀字、贈字爲主。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女月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芍藥一名可離，故人相别者以此相贈。

鷄既鳴矣

詩人美賢妃意，只在叙事中耳聞目擊。無非爲君。而末章尤凛乎壯色廢禮之懼。有一步緊一步意。○古者太師奏

鷄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起朝既盈只盈乎朝門之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寢堦也匪雞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警畏字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憎在歸上見非有兩層不同君之義于內而言已并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已之故及君言最微婉

子之還兮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儇字應還字昌茂者技藝之美也昌者才能之富也揔不出便捷儇利意通重在譽人一邊

俟我于著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毫無刺不親迎意、而俟我二字已含譏刺矣、俟我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而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俟之次也、充耳俟時之飾也、充耳必有纊、纊用雜采、故有素青黃、每章舉一色言之華瑩英一瓊而異其名非緊要處、便用此飾、

東方之日

以日在東方興之子在室、不是因時以起興、室在寢內、闥在門內、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與居無節、故至此、末句雖屬雞令、正是與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見這等平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纔見無節、末句莫字、只作莫字看、

南山

此詩全是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駕言于魯、屨有繐黃白墨赤屨、凡五等、故云五兩、衡東西耕之、從、南北耕之也、鄭氏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甫田

前二章喻贜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蹴等也恭〻特然獨出之貌但〻悃然不安之意字義與前稍別

盧令

首章美其才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即便捷輕利意仁者寛厚之意㒒與偲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所發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

敝笱

通詩重一敝字魴鰥本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

閔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佚莊公命而惟文姜騎令也從字最有味唯々喻其出入自由

載驅

此言文姜乘車馬之美統徒御之衆來會于齊總是一個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昨夜猶在此明日已往矣行人以從行僕從言

猗嗟

通詩譏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猗嗟字諸明字亦是微詞首句各歎威儀技藝說長以休貌言揚以容止言柳者肚頎狀歎之意而反若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而

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珍、正狀其趋走之巧、射兼大射

賓射言臧兼巧力言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關說終日射侯二

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射只主賓

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

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

也自齊人言、則稱其為齊甥是本旨明非齊侯之子恐無

此意

清揚婉兮威儀之美也下四句、技藝之美也舞、兼文武言

選謂于以、試上國君之子敎于成均、成童舞象、既冠則

舞大夏四文，及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為傑亂亦即粘上二句說，作未然事者。○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葛屨○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指也。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同，葛屨屨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褊急也，可以二字，婉約可味，跂與宜岸宜獄一例，註縹庚猶云絲峭也，是不相宜之意，

度屢貴、爲屢賤、女家重者、褰男子下服、〻之賤者、使女徒
家則衣可如裳、褫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襋、使治其襋、正
是縫綴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米子要形容他
急促狀、下又使遂字、余以爲只依文平〻叙下、夙刺意旨
躍然。
好人提二句、美其容、象揥句、美其飾、右辟者、古人以右爲
尊故、謙者避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
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矣。曰、
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礼此解于女字更爲關切、
彼汾沮洳

此詩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實畫殊異二字
美、就儀容上説、如英、吉倢逸閑雅、如華可愛、如玉謂縝密
溫潤、如玉無瑕、殊異乎公路、正所謂殊不似貴人、公行公
族、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園有桃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之、興意止四句以挾充般、興以
変度曲也、歌謠、正憂之所寄有猜、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
假此以什憂也、宜騎、是佶、傲睨、眺撰、于胸臆、而于歌謠、
彼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
小国之林應如是也、国之無政、正坐此、然游、似縱逸不羈

莉殺回周極

陟岵

詩意以瞻望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己正是他念親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以意不將猶何事為慎而猶來無止氣斷語連想見情之迫切

十畝之閒

閒閒有無累自適之意泄泄有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謂老農老圃附其為逍桑採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遲遲此懸已一挽矣

伐檀

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稍砥行自食其力稍用世俗謂碌々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遇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思求售因其不售而失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摹擬其寧甘窮約决不苟得之意如此注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末二句緊承上文莫美不必

推到仕而不苟祿上、

訣〻二字、是摹擬攻書意象、河水句是寫〻涼光景、一夫所居曰廛、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廛則一夫兼三百夫之獲也、伐輻伐輪、維泛言實、蒙上伐檀說、禾秉猶俗云禾杷、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

此與有狐綏〻一例、借鼠以指在位、韓之必只依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久也、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土之意、直刺宜者、久困于此、

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也、

蟋蟀

通詩以思為主、三相成處、以漸而深、然思居畢竟是所最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認居字外字憂字、與下瞿瞿蹶蹶休休照看、瞿瞿、正是思居情態、思及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蹶蹶、思憂乃能無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抽動處想像發揮。而特特將良士作把、非必待就彼取法也

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閒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與矣、居正指衆事言。由衆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總謂之外

未甚到事變翁然所做事內生故變故則變也。朱注孟其事變三句是起下㪍：話頭。若熟思慮所不及爲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看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而不須十分危迫。總靠着思居說來。自然有味。

孔疏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事畢也。

山有樞

人有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爲興。衣裳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弗婁，只爲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洒掃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處酒食四句，一串看，日

字、即歲晚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始勿深思、且兼聽為樂也、來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揚之水

通詩以從字為主、下聞命而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故為之隱、

石生于水、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素衣者、諸侯朝祭服之裏衣、衣本丹朱而曰素、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以從迫叔、見欲來為諸侯、既見、正成其代晉之謀、慶欲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水清石見、比晉驕而沃之強盛也、命字作誅字看、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講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潘父弑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敗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作于潘父之徒、國人同力與也、序以此為刺昭公分國以封沃、則此云不敢告人者正以泄其謀耳

椒聊

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兩手為匊、兩匊為升、碩大與蕃字一意、只就人、心氣勢上言、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

為使是遠條之勢、末二句致嘆而已、不是兩層、

綢繆

通作詩人叙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綢繆二字時照男女情好、周禮仲春嫁娶、是三星昏而不見之時、今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註忽見二字、泛何字生來、有春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各乎兮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量、〇星隨天轉、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

杕杜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興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止第三句，踽踽睘睘，就情兼上說，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踽踽睘睘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比有春戀之意，佽有扶持意，開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嗟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羔裘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居究究，若從好邊說，則一是身與之相依，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居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合首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

鴇羽

通詩盡不得養父母上、以達物之性、明比達民之情、是凡雅之似興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盬壞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孫之常、

豈曰無衣

此詩只是自陳其所以請命而倨傲自見、無自誇意、而求當自謙安、還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叔乘潘父之難入晉爲晉人所歸、莊伯弒孝侯、又爲晉人所攻、又求鄂侯之辛伐晉、晉人立哀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古有尊榮交集意、煥然可愛、服久則焦也、命

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有杕之杜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嗟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說。蓋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收斂說是不肯曷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著做飲食無由看便式說煞了

葛生

思到生離死合。皆因從出不歸來。誰字、獨字。蹤相呼應、言予美既不在此、我誰與乎、惟獨處耳、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月、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

則月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目之
數為多。總為出之久耳、承前章獨字來、

采苓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
故借一物言之、首二句不必依註將予欲字喝起、只依本
文乎乎說采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苟得題肯
為字亦重言出于為便不可信矣、信字即然字意、中間含
旃亂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
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胡得是哉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
讒人自止、

苍生于隰、皆生山田及澤中、對生于圃、

車隣

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爲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刻、見誇美意、下章樂意已含于誇美中。車馬以千衆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鼓閙口說下而有字、見共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槩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使人羣的氣象。未見未字作將字看既見因寺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古人席地故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樂只說當此鼓瑟鼓簧時言、不須指出所樂何事逝者其耋、言

晉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哉

駟驖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皆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有言徒狩事次言方狩事終言畢狩事

六轡在手而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四驖孔阜樂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閒上說為是媚子乃便嬖使令之人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奉時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獮羣之地喜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碩者驅

此及時之歌、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其歌見備官、亦見預
當此意最重、花頑、只帶言、公曰左之、然公所乘一車、而言
命左即左御之、乾其馳驅也、而舍矢即中、則射之善矣、舍
拔是公親射、
既閑是關眼、不必泥調習人游而、焉閑輕車有和鸞之聲、
而大載其上、總是寫一畢狩光景〇狩以講武、主習騎射
學制以犬從禽、猶仍戎俗、

小戎

小戎對大車言、俴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輈是輈端之軏、鈎
衍以爲駕馬者、其制從軌前稍曲而上、至末爲頸、當輈端挨

不以鈎銜、〻衡服馬項上、有鉄處、以扼馬頸、謂之軛、軛以
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束之
亦理不堅固耳、𣑯字、即在束上看、游環脅驅、制驂之具也
是二件、陰靷沃續、係驂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把於
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
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驂
然、故曰驅、陰靷重在靷上、驂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
設二靷、係兩驂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鋈形圓、鋈[illegible]
其中以貫軸、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驅險阻、而轂
短則脫輻、故比大車長些、曰暢轂者、見齊足而不齊毫意

省一篤字、還重在車上、溫文聚就其做人和厚言、在其板屋用除克雲耻意、

騏駵騧驪騋駢之色也、龍盾以衛車不畫畫龍畫合載、尚其備也、纓靷以御馬、不重纓軜畫鋈字尚其文也、脩如今遷前俾、軜乃驂馬之內轡、驂馬遲于齊驅、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牟挽、但係于軾前纓上、非前之剩也、方何向、只是罪入未得意胡然向、言情上亦故不下、

從駟孔羣、言被輕甲之馬、揩和中節也、厹矛以敵人、蒙伐以自衛、鋈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于大者為櫓、中者為伐伐中故不盡龍而盡鳥羽也、弓體欲止、故必以竹為閉象

兮之形、納于兮之裡、用纏約之、而後入于韻也、歌〻、以總之安、靜言、即首章溫字意、秩〻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閒之言也、此兩句宛然、畢出一意中入

蒹葭

通詩反覆詠歎、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一篇俱說水說、設以蒹葭二句爲叙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涼、增人感傷之意、亦就此見矣、無可想奈入悲歌意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個一方、此豈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含得此意、則速、水、亦是借說、

○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是意念遣他如此。非果可見也。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

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坻、小渚也、能遏水使逆流、故也、

舟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紆廻也、

終南

興。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正是還戎之後、然封之初、錦衣狐裘言衣狐白之裘而加錦于其上也、黻繡于裳、言黻衣者裳亦衣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顏之移也、佩玉

將〻佩之欤也、

上章言能稱其位、是歎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祝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爲後之常見矣、故曰不遐、只就君身說、

交〻黄鳥

此詩以殲戕良人爲主、誰從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迫〻之、使從也、曰將曰防曰禦、通就才猷智慮言、○婁回入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

晨風

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末二句、是直言

不當怨、非疑詞也、久而不返、便是怨之、日積一月、便以為多、紫根憂心哉、

無衣

此詩、以王、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絕剏稱、是歸衣與師、泛言將來事變、同仇、以敵為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鼓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王字說、

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渭陽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悠悠我思、要于言外見

思親意，不要說破。路車，繫纓九飾，象華二路也。瓊瑤玖作二件，有車馬之贈，衆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佩服，乃一腔離情所寄也。

權輿

夏屋，作樓室，有供億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具訓屋渠。渠訓勤，勤言厚於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顯顯然。則還作食亦不妨，但人不識耳。舊傳以為黍稷稻粱，公食大夫軍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權輿只借來當始字，以造車自輿始，造衡自權始也。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適恒閑于禮意，故美之。

宛丘

詩意、以刺蕩為、主蕩兮內、就舍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也擊鼓值羽、合看鼓所以節舞、上之人明鼓亦久矣、值訓植、當椅字看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文武以翟鷺羽鷺翿亦非正樂、

東門之枌

一章言舞歌之處、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不必相承看、其下指枌栩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子仲、陳大夫氏、穀旦、如今云良辰吉景、箋曰、穀善也、欲男女合

行、

此詩玩不績其麻二句，是刺人之詞，序所謂疾亂者近是

衡門

此詩，須會隱者自家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遠，不須粘合分析，首章可以二字，正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著衡泌，亦不外衡泌，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序曰刺時也，疾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反覆道之，晤訓解猶今人所謂

知趣隨其歌咏言語輙能會其情也

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　序曰此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首言其積惡不悛故遡其始次言其慘禍無及故慮其終

提醒處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以宜有之物與不當有之事巢在防之[illegible]非在防也中

唐、吴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甓磚屬、瓴于徑上者、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草色似之、鷊、善相地、安則爲巢、者宜棠地、不戕則肯、中唐有甓、人穿殘之、則成其美、卭有旨鷊、人莫戕之、則成其文、侜張、謂以虛誕之詞、眩惑其心、使之無定也、憂心正氣此說、但、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似之、間、

月出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悦美色焉、

三章只一意、興止二句、僚、美好之意、懰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煩擾而悲苦也、夭紹糾緊而急迫也、悄、黙憂也、慅動搖之意、慘悲愴也、

株林

首章一問一答又二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為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澤陂

以物與地相稱興人與願相違澤水之鍾也澤障之水之岸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

羔裘

羔裘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狐裘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脩飾不容心于治可見却不重在遠利○切切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後救細味此詩于檜君所以

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禫、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韠是也、不行、則一脫齊衰、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庶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棘人欒欒、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同歸者、趨向翔與之同、如一者、孚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主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萇楚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

而樂之其苦趣躍于言表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然本文卻無處下賦役字要說得含蓄

匪風

詩之神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但且思西歸未暇冀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謹字最可味

蜉蝣之羽

不言其死而反羨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與歸

廢者將從容脫嘴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得免于禍也掘閱箋以為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或云閱與穴通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候人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三百況又昵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職可知矣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韠

服媾俱從三百赤芾來鵜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

服不稱矣講訓窕謂好合而相愛也
薈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
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焰可畏

鳲鳩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
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化入得天雖衆儀一實本心一
來
儀包一身之所形言循其常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
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人除卻身別無處覓
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

儀之貞一不忒，是非是心之固結不散，

帶弁是就儀中指兩端，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騏者言無他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有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儀之一，

○儀不忒則已之儀足以正人，非又來取正也，不忒須寬說，帶弁亦在其中，胡不萬年，重在無法之久，不是祝壽，

下泉

前三章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須于比下貼明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嘆無王也，

黍苗比大国之得所陰雨比王朝之隆盛，有王者紀綱洪度出于朝廷，大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勞則又有湛恩

識津、而務小受其施矣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圖遂相安逸意、

七月流火

通章以陳邠俗之厚為主節了要見先公風化意、而衣食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畢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禦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設、總不出首章意、首章備一篇大義、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七月西流、是暑退寒來之候、授衣家長舉衣裼以授家衆也、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觱發以風而寒、栗

冬則無風而氣亦寒矣何以卒歲爲民言而帶君說于豳往中田之廬以發田器也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爲之備卯月耕備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爲饁田畢田畯雖爲民喜而亦兼君要衣必先爲衣第言耕尚未盡爲食故云言衣食之始

揚用脩云觱發大風觱人吹角也其聲悲慄故名觱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

次章春日載陽五句對遲〻二句一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蠶一是采蘩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〻照前觱發栗烈看有當來而念及于寒意初[illegible]中便該詩女無

貴賤皆力于蠶所以同歸公子之女感時傷悲也味之
二句有無窮情景還重在寄思與下章採截命題乃以力
于蠶桑為重耳○按蠶之未出者以蘩鬻而沃之則易出
今餧蠶者皆然故毛傳曰所以生蠶非以啖蠶也
三章七月流火與次章不同前以將來吉引起今歲蠶事
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蠶事也要想禦寒之備已
成意藹如今蘆蒲可以棲蠶蠶月四句已在上節柔桑內
了只為言棲蠶之備故重敘明蠶之事見得蠶而衣衣而
再蠶歲歲不改也重在采采不重愛養意從蓄之月并績
其麻則一月而兩事也鵙以夏至鳴蓋應陰氣之動三陰

用乘其鳴聲尤多則衆芳歇而麻以時成矣故可徵末三
句總承委續言玄黃朱皆色之正者故染以獻不用於西
四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害
藝只貪其說上大意為詩
四章首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
狩獵非獵物而知時也凡物生于陽成于陰葽蜩得陰氣
之最先者蜩亦陰類貉是狐屬出則為狐之渠故貉戰狐
貴武功是即于貉之事名之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
民毋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禍而武在其中也一之日止
是正卒往二之月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其同豵豣皆取

其皮為衣可禦寒也、古者士坐犬皮、

五章因言為衣故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耳、此章對前章、前重時變、此重物變、斯螽雞屬蔽鶵從蟻之蟋蟀賢也、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是自暑而漸寒、物亦鼓動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此而因者、不得不入而室也、氣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良是、蓋古人章法多用倒摔類此、

六章借寄以上、是望于養老、下是薄于自奉、亦要看滑語、蓋老者生長農家、瓜壺苴荼何嘗不食、但卿民之養其老、則特有菜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敢以為常食耳、註老疾

賓祭、是老而有疾者、為賓而助祭者、皆有介壽之意、故并言之。詩則止說養老、不必擇賓祭、穫稻為酒、是一聯事、既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訓助、如調和其血氣、培養其精神是也、與別處作頌禱不同、

鬱薁棗、是果、葵菽、是蔬、薪樗、以樗為薪也、食瓜斷壺亦要理會去圖意、

七章註言終始農事、蓋納稼為農之終、而思及播穀耕農之始也、論當日綢戒語意、原重治室、將說詩者于言下有此勤農意耳、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我稼既同也、有野入都邑、故曰上入、取茅索綯、即是宮功、亟其字與

其始、相應、見積々復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末章祭韭以上、是相與藏冰以待君啟冰之祭、下是相成滌場以付己祝君之禮、四之日二句、正言所以亟趨冰役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沖々有速趨意、獻羔祭韭、祭司寒之神也、祭而啓冰、重節陽氣上、滌場、不是止掃場也、凡農功所未畢者、汲々欲完事也、朋酒斯饗、只重享君、註中鄉飲云々、將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却宜玩、有不容少緩旦夕意思、

鴟鴞

全詩重在室上、俱作鳥言、正意隱々在言外、首言鴟鴞獸

室、末言風雨搖室、皆將指流言倡亂說、呼鴟鴞者、呼武庚也、取我子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希、不歸於二叔、恩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之必不可毀、

次言深愛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來、只寫得家、謀、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吃緊在一迨字、或風樣予亦庶幾如是、此斷無人侮也、照下翹翹飄搖自見、

傳曰徹剝也、釋文土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

三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自不暇恤矣、拮据言手、卒瘏言口、互文也、惟手口並作

故手口俱病、瘏租、皆虛實謂拮荼以積聚來也、不平衆微土綢繆與拮荼瘏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一章自爲一意疊疊相承

予羽二句緊承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侮在其中、維音嘵嘵全爲憂室苦心、不暇自已盡一身勞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勿以此爲作詩之由

東山○序箋同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與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通作、歸士口氣、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說起總

要得歸途有言意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来二句歸途之勞也曰歸而心反悲從我不得歸止來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亦見完師意矣謝却行枚與得處車下亦無兩啓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敦字亦字俱堪尋味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
次章皆途中意想之詞果贏六句作五件看伊威亦名委黍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惹着鼠背故曰鼠負今訛作婦宵行獨不着地言蓋室廬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不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逼出懷字不要泥註中然豈可

長一轉此淒涼光景懷亦苦懷此淒涼地面也若說爲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

三章重婦嘆于室我征聿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而行者適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鸛是水鳥知天將雨故長鳴不必依食蟻註脚鸛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遇雨耳有敦四句念夫婦之相見而言見瓜栗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久無限離合感慨盡于言外喜幸不足以盡之

末章雖極舖張新昏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與至其儀止註中矜者繫佩帶也帨佩巾也即縭也結之者欲

其受戒命固結而不怠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往送之禮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細玩此章即以足蔽章所未了。

破斧

破斧缺斨正三年徂征内事亦舉勞勞而極言之也周公二句從周公心上看哀我人斯緊頂四國看皇者匡其反側使一于正吪者化其悪薄使安于善遒者歛其渙散使歸于一蓋三監流言則四國煽惑周公止征一方而同四國者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吪與遒俱對是皇來將字嘉字林字各根皇字吪字遒字意說

伐柯

此詩作于既見之後。只重在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乎已遺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

○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罭

東土喜見周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袞衣繡裳。便宛然有奔走

聚觀相顧贊嘆之狀。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留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捨則說到信處信宿已見題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惑ゝ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狀不暇恤矣

狼跋

全詩要看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背之完美。皆公之常也。但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與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起公之常變自如孫碩膚有遺疑錫之美名也公則何嘗有意于孫几人之所浼以為安故几ゝ為安赤舄几ゝ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余于衛鄭之詩多存小序以備參考蓋從序說則多寓言否即諷刺之言殊堪令人尋味若槩作淫詩抹殺誰復誦之詩三百篇皆夫子所存以備勸戒者余不忍并廢也